

海棠依旧

知否？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

关心则乱
著

壹

侯门大院深似海，
姨娘姊妹满门腹黑，
她依依仰天长叹：
为什么她的人生这么艰难？

一朝新生 / 一世不祥
爹不疼 娘枉死

斗姨娘 / 训姐妹 / 整家风 / 博亲情
化险为夷 / 步步为营

晋江总分榜 NO.1 百万读者好评


宅斗翘楚关心则乱
娓娓写尽了古代大宅门内的美人心计

海带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

壹

关心则乱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6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. 卷一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106-04447-3

I. ①海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1795号

出版人 宋岱
总 监 制 杨翔森
编辑总监 调调小狸
责任编辑 杜若冰 葛安玲
特约编辑 月饼殿 乔木 高彦清
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
版式设计 李映龙
校 对 高彦清
责任印刷 庞敬峰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 卷一

关心则乱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
电 话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447-3 / I. 1082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- 001 / 序
- 003 / 第1回
她来了
- 009 / 第2回
半个烈士
- 015 / 第3回
妻与妾的故事
- 021 / 第4回
升与迁
- 028 / 第5回
整顿家风
- 034 / 第6回
新官上任
- 040 / 第7回
选女婿的目标
- 047 / 第8回
盛家四“兰”
- 052 / 第9回
孤独的祖孙
- 057 / 第10回
华兰的嫁妆
- 062 / 第11回
新家
- 067 / 第12回
三只呆鹅
- 071 / 第13回
传说中的孔嬷嬷
- 076 / 第14回
高级教养课
- 082 / 第15回
家事审讯
- 089 / 第16回
同罚
- 095 / 第17回
大伯到访
- 101 / 第18回
华兰出嫁
- 107 / 第19回
嫡庶有别
- 112 / 第20回
如兰的不平
- 116 / 第21回
庄先生出山
- 121 / 第22回
立嫡与立贤
- 127 / 第23回
翩翩美少年
- 131 / 第24回
玫瑰战争
- 135 / 第25回
林氏的算盘



- 141 / **第26回**
明兰的鱼
- 145 / **第27回**
科举备考
- 149 / **第28回**
小小金元宝
- 154 / **第29回**
姐妹交锋
- 159 / **第30回**
嫡母算计
- 163 / **第31回**
盛府生存环境
- 168 / **第32回**
复杂的大家庭
- 175 / **第33回**
生存环境改善
- 183 / **第34回**
讨巧与避嫌
- 188 / **第35回**
长柏的好事
- 193 / **第36回**
女大当嫁
- 199 / **第37回**
老太太的“不争”
- 203 / **第38回**
余家的烦心事
- 211 / **第39回**
明兰认错
- 216 / **第40回**
秋风遂人意
- 221 / **第41回**
亲戚之表哥
- 227 / **第42回**
亲戚之堂姐
- 232 / **第43回**
有比较才有幸福感
- 238 / **第44回**
盛老太太的箱子
- 245 / **第45回**
偷听
- 252 / **第46回**
和离
- 259 / **第47回**
上京
- 263 / **第48回**
团聚
- 266 / **第49回**
新宅与新人
- 271 / **第50回**
华兰来访
- 277 / **第51回**
珍珠与鱼眼珠
- 283 / **第52回**
襄阳侯府一日游·上
- 288 / **第53回**
襄阳侯府一日游·中
- 293 / **第54回**
襄阳侯府一日游·下

最初起意写这部家长里短的小说，是源于简·奥斯汀的《曼斯菲尔
德庄园》开头第一段描写，让我顿起八卦之心。

三十年前，亨廷顿家有三位正当嫁龄的小姐，由于迥异的婚姻选
择，使她们分别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际遇。

最早嫁出去的是二小姐，她十分幸运地仅靠7000镑嫁妆就嫁给了一
位有钱的庄园主——年貌相当的托马斯爵士，一跃成为贵族，坐享荣华
富贵。

大小姐蹉跎了五六年，后来嫁了个几乎没什么财产的牧师，靠着妹
夫的帮助，以及不多不少的薪俸，过起了小康生活。

最离谱的是三小姐，她看上了一位既没文化，也没家产，更加没有
门第的海军中尉，为了这桩婚事还跟家人闹翻了，差点断绝关系。

其实这段描写仅仅是整部小说的一个背景，文中并没有详细说明原
委，但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。

按照原著的介绍，这三姐妹的个性迥异，大小姐精于算计，有些强
悍爱管事；二小姐沉静随和，说话斯文，做事慢悠悠的，却懒散疏忽；
三小姐顽固，而且偏执，不辨是非。

几十年后，大小姐变成了个精明强干的管家婆；二小姐美貌依旧，
仍然懒散地过着悠闲的贵妇人生活（丈夫对她也很好）；三小姐比较悲
剧，在三十年的困苦生活后，她变得邋邋粗鲁，苍老憔悴，因为没有理
家才干，过着入不敷出的糟乱生活。

这是典型的文学性对比手法，三个才貌相当的姐妹，同父同母，一
样的家世背景，一样的受教育程度，甚至差不多的容貌才能（都不善教
养孩子）——相同的起点，却有相差悬殊的结局，除了运气之外，到底

还有什么缘由呢？

然而具有启示意义的是，奥斯汀时代不乏这样的例子，直到今日，面包与爱情还是不断被讨论的话题，而且还发展出了愈发精彩的旁支：是凑合廉价的黑面包就可以了呢，还是至少得是可口的白面包呢，或者非要至尊豪华十八种海陆双拼什锦起司面包不可。

之所以把故事背景安排在古代，是因为对那时的闺阁女子而言，婚姻的重要性远胜于现代，现代女性婚后过不下去了，可以离婚，可以专心事业，可以自己独立抚养孩子，再婚，复婚。虽然有伤害，但不至于活不下去。而古代女子若所嫁非人，那种打击却是毁灭性的，娘家是很少能帮上忙的。

所以我构思了这样的几个姐妹，出身普通的古代文官家庭，不算高官显贵，也不是微末小吏，有些钱，有些权，恰处于封建古代社会的中段。她们在婚嫁上，有能选择的，也有没得选的，有消极的，也有积极的，在婚后更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及由此导致的结局。

姐妹间戏剧性的冲突，婚前婚后的差距对比，正是故事矛盾推展的理想线索，加上妻妾争风，古代风情世俗，恰构成了一幅山水井然的轻喜剧。

希望大家能喜欢。

最后会把这么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发展成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我也是始料未及，当人物的塑造渐渐丰满之后，仿佛有了自己的灵魂，作为作者的我也难以随便改动。

篇幅一长，难免会写得心浮气躁，在漫长的两年连载时间中，感谢诸多读者对我的包容和耐心。当我受到指责时，有读者积极热心地替我辩解，当我卡文时，有读者不断鼓励安慰，更有才情斐然的读者为我笔下的人物写了很多优秀的番外篇，让人看来会心一笑，还有更多默默支持的读者，用实际行动和荷包给予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。

在当今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网络上，我能认识这些真诚可爱的读者，实在是莫大的收获。

真的十分感谢大家。万千谢意，难言于笔下。

关心则乱

第 1 回

她来了

戌时的梆子且刚敲过，泉州盛府陆陆续续点上灯火，西侧院正房堂屋内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，手缠念珠，衣着朴素，与周遭的富贵清雅颇有些格格不入，此时屋内下首坐着的正是盛府当家老爷，盛纮。

“祖宗保佑，儿子这次考绩评了个优，升迁的明旨约月底可下来了。”此时初夏，盛纮身着一件赭石色的薄绸夏衫，言语间甚是恭敬。

“也不枉你在外头熬了这些年，从六品升到正六品最是艰难，现下过了这一关，你也算得上是中品官员了。这次你升到哪里，可心里有底？”盛老太太语调平平，未有波动。

“耿世叔已然来信报知，应该是登州知州。”盛纮向来为人谨慎，但言及此处，也忍不住流出喜色。

“那可真是恭喜老爷了，素来知州一职多由从五品担当，你一个正六品可以当一州知州，不但是祖宗积德，也得多谢为你打点的人。”盛老太太道。

“那是自然，京中几位世叔世伯的礼单儿子已经拟好，请母亲过目。”盛纮从袖

中掏出几张素笺，递给一旁侍立的丫鬟。

“老爷这些年处事愈发老道，自己拿主意便是，切记一句话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银子要使得得法，礼数要周全，不卑不亢且要亲近，那些老大人一辈子都在官场上打滚，炼的个个都是火眼金睛，这些年来他们对你多有照拂，固然是因为你父亲在世时的情分，也是你自己争气，他们方肯出力。”盛老太太多说几句便有些喘，身边的房妈妈立时端起茶杯凑到她嘴边，一手还轻轻在老太太背上顺着。

盛纮见状，一脸惶然，急切道：“母亲千万保重，儿子能有今天，全依仗了母亲教养，当初若非母亲大义，儿子这会儿也不过在乡下浑浑度日罢了，儿子且得孝敬母亲呢。”

盛老太太不语，神情恍惚，过了半晌：“说不上什么大义不大义的，不过全了与你父亲的夫妻情义，总不好让他百年之后坟冢凄凉，好在……你总算上进。”语音微弱，渐渐不闻。

盛纮不敢接口，堂屋内一时肃静，过了一会儿，盛纮道：“母亲春秋正盛，将来必然福泽绵延，且放宽心，好好将养才是。”说着环顾四周，不由皱眉道：“母亲这里也太素净了，没的弄得像个庵堂，母亲，听儿子一句，寻常人家的老太太也有吃斋念佛的，却也摆设得热热闹闹，母亲何必如此自苦，若让人瞧见了，还以为儿子不孝呢。”

盛老太太道：“我这向来冷清，况且热闹自在心里，人心若是荒了，外表装扮得再热闹也无用。”

盛纮低声道：“都是儿子不孝，管不住媳妇。”

盛老太太道：“不怨你，你的孝心我是知道的，也不用埋怨你媳妇，我本不是她正经婆婆，没的摆什么谱，三天两头来见，她也累我也烦。你也不用忧心有人说你不孝，我早年名声在外，不少人是知道我脾气的，这么远着些，大家反倒舒服。”

盛纮急急地说：“母亲说的什么话，什么叫不是正经婆婆，母亲是父亲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，是儿子的嫡母，对儿子更有再造之恩，凡且种种，都是儿子儿媳的错，母亲千万别这么说。”

盛老太太似有些不耐烦，轻轻挥了挥手：“这些琐事，老爷就别管了，倒是升迁在即，老爷得紧着打点，你当泉州同知这些年，有不少心得之人，走前可得尽了礼数，大家同在一个官场上，今日不见明日见的，不要冷了同僚的心，总得好聚好散才是。”

“母亲说的是，儿子也这么想，忆起当初刚到泉州之时，还觉得这岭南地带气候

炎热，人情粗犷，就算不是个化外之地，却也不得教化，不曾想这里风调雨顺，百姓纯朴，又地靠沿海，得渔盐之利船务之便，虽不如江南富庶，倒也民财颇丰，这几年住下来，儿子倒有些舍不得了。”盛纮微笑道。

盛老太太也笑道：“这倒是，我一辈子都住在北方，便是千好万好的江南我也是不愿去的，没想到这泉州倒住惯了，这里山高皇帝远，日子悠闲，临行前把这大宅子卖了，置办个山水好些的小庄子，既不招摇，将来也有个养老的地方。”

“这打算极好，儿子觉得妙极，回头就去办。”盛纮笑道。

盛老太太规矩极严，这番话说下来，满屋的丫头婆子竟没有半分声响，母子俩说了会儿儿子话，盛纮几次动唇想提一件事，却又缩了回去，一时屋内又冷了下来，盛老太太看了他一眼，端着茶碗轻轻拨动茶叶，一旁的房妈妈极有眼色，轻声招呼屋里的丫鬟婆子出去，亲自把人都赶到二屋边上，吩咐几个一等大丫鬟几句，才又回到正房服侍，正听见盛老太太在说话：“你总算肯说了，我原还当你打算瞒我这老太婆到死呢。”

盛纮垂首而立，一脸惶恐：“悔不听母亲当初之言，酿出今日这等祸事来，都是儿子无德，致使家宅不宁。”

“只是家宅不宁？”盛老太太略微提高声音，“没想到你如此昏聩，你可知此事可大可小！”

盛纮吃了一惊，作揖道：“请母亲指点。”

盛老太太从紫檀软榻上直起身子：“我原是不管事的，也不想多嘴多舌惹人厌，你喜欢哪个都与我不相干，你房里的是非我也从不过问，可这几年你也越发逾礼了，你去外头打听打听，哪个规矩人家有你这样待妾室的！那林姨娘，你给她脸面体己，给她庄子店铺，她如今也有儿有女，只差一个名分，什么不比正经儿媳妇差。你这样嫡庶不分，乱了规矩，岂不是酿出家祸来。好了好了，今日终于给她闹出人命来了，血淋淋的一尸两命，你又如何说！”

盛纮满面愧色，连连作揖：“母亲教训的是，都是儿子的错，儿子糊涂，总想着她孤身一人托庇于我，着实可怜，她放着外头正经太太不做，宁愿给我做小，我心里不免怜惜了些，加上她是老太太这里出来的，总比一般姨娘体面些，却没想爱之是以害之，让她愈发不知进退，儿子真是知错了。”

盛老太太听见后面几句，轻轻冷笑几声，也不说话，端起茶碗轻轻吹着。

房妈妈见状，便上前说：“老爷宅心仁厚，老太太如何不知，这件事拖了些许年，不说清楚，大家以后过日子总也不妥当，老太太是长辈，有些话不便说，今日就

让我这老婆子托个大，与老爷说说清楚，望老爷不要怪罪。”

盛纮见房妈妈开口，忙道：“妈妈说的什么话，妈妈这些年为盛家鞠躬尽瘁，服侍母亲尽心尽力，于我便如同自家长辈一般，有话尽管说。”

房妈妈不敢受礼，侧身福了福，道：“那老婆子就饶舌了，那林姨娘的娘与老太原是闺中结交的，当时也不过几面之缘，本就不比另几个闺中姊妹要好，各自出嫁后更是全无来往，我是自小服侍老太太的，这事最清楚不过。后来她夫家行止不当获了罪，虽未抄家杀头，却也门庭没落下来了。那年林老太太的男人病逝，她膝下无子，一时没了依仗，带着女儿度日凄凉，临死前她寻到老太太处，只求着老太太看在当日的闺中情分，好歹照料她女儿一二，她那些亲戚个个如狼似虎，没的害了女孩子。老太太是吃斋念佛之人，心肠最是仁善不过，这便将林姨娘接进府来。那几年，我们老太太待她不啻亲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样样都挑顶尖的给，还日日念叨着要给她置办份嫁妆，寻个好婆家。”

听到这里，盛纮面色微红，似有羞色。房妈妈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谁曾想，这位林姑娘却是个有大主意的人，给找了几户人家她都不愿意，却私底下与老爷有了首尾，老婆子说话没规矩，老爷别见怪。这整件事我们老太太全然蒙在鼓里，等到太太怒气冲冲地哭到老太太跟前，老太太这才知道自己身边养的女孩这般没有规矩。”

盛纮羞惭不已，面红耳赤，话也说不出。

房妈妈温言道：“原本太太和老太太也不似今日这般，想太太刚过门那会儿，婆媳俩也是亲亲热热客客气气的，可那事一出，倒像是我们老太太特意养了林姑娘给老爷做小老婆似的。后来老爷您纳了林姨娘过门，再接着林姨娘生儿育女，日子过得比正经太太还体面，太太不免将怨气都归在老太太身上，和老太太也疏远了，老太太真是凉透了心。”

盛纮扑通一声，直直地给盛老太太跪下了，垂泪道：“儿子罪该万死，给母亲惹了这许多不快，让母亲有委屈却无处可说，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。”

说着便连连磕头，盛老太太闭了闭眼睛，朝房妈妈抬了抬手，房妈妈连忙去扶盛纮，盛纮不肯起身，告罪不已，盛老太太道：“你先起来吧，这些内帏中事你一个大男人原也不甚清楚，起来吧，母子哪有隔夜仇的。”

盛纮这才起来，额头却已是红肿一片，盛老太太叹气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儿时与你姨娘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不易，我那时连自己儿子都顾不上，自不知下人欺上瞒下的不肖行径，让你受了苦。而现如今，你那太太又不是个宽厚的人，因此你总怕林氏和枫哥儿受委屈，叫下人欺负受气，给他们房产田地傍身。我如何不知道你的良苦用

心，这才闭上眼睛，合上嘴巴，装聋作哑，权当个活死人罢了。”

盛纮泣道：“如何与老太太相干，都是儿子无德，母亲心如明镜，句句说到了儿子心坎上，儿子就是怕……这才宠过了些，坏了规矩，儿子万死。”

“别一口一个万死万死的，你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的依靠谁去。”盛老太太示意房妈妈给盛纮把椅子端过来，扶着犹自涕泪的盛纮坐下。

等房妈妈给盛纮上了条热巾子，净面上茶之后，盛老太太才接着说：“且不说天理人情，你也不想想，你现如今刚而立之年，仕途不说一帆风顺，却也无甚波折，当初与你一道中进士的有几个有你这样平顺的，有多少人还在干巴巴地苦熬。眼红你的、等着挑你错处的，那可不是没有。再说了，那卫姨娘又不是我们家买来的丫鬟，她也是江南耕读人家正经的好出身，原也是要做人家正房太太的，若不是家中遭了难，如何肯给你做妾。现如今，她进门不过五年就惨死，要是有心人拿此事作伐，撞掇着她娘家闹事，参你个治家不力枉顾人命，你还能顺顺当当地升迁么？”

盛纮心头一惊，满头大汗：“幸亏老太太明白，及时稳住了卫家人，儿子才无后顾之忧之忧。”

“卫家也是厚道的，知道了卫姨娘的死讯也没怎么闹腾，只想要回卫姨娘的尸首自己安葬，我自是不肯。卫家人连我多给的银子都不肯要，只说他们没脸拿女儿的卖命钱，只求我多多照拂明丫头便感激不尽了，那一家凄惶，我瞧着也心酸。”

盛老太太掏出手绢来拭了拭眼角，房妈妈亲自从外面端着茶壶来续水，给两个润瓷浮纹茶碗里都添上水，细心地盖上茶碗盖，也跟着叹气道：“卫姨娘是厚道人，她养出来的姐儿也可怜，自打她生母没了，她就连着烧了两天，烧得糊里糊涂的，醒过来这些天就一直痴痴傻傻的，连整话都没说过一句。那日我奉了老太太的命去瞧她，只看见外面婆子丫鬟嬉笑打闹，屋里竟没半个人伺候，我一进去就看见姑娘她竟自己下床倒水喝！唉哟哟，真是作孽，不过四五岁大，连桌子都够不着的小人儿，爬在椅子上，踮着脚捧着茶碗喝水，真真可怜见的！”房妈妈也抹起眼泪来了。

盛纮想起卫姨娘往日的柔情良善，心中大痛，惭色道：“我本想把她送到太太那里去，可这几天如丫头也病了，太太那里也是一团忙乱，打量着过几天，太太得闲了再送去的。”

盛老太太顺匀了气，缓缓地说：“得什么闲，明丫头是要她抱着还是要她背着，家里丫鬟婆子要多少有多少，凡事吩咐下去自有人去做，不过略费些心思罢了，她推三阻四的不肯养明丫头，怕是在拿乔吧。”

盛纮拘谨地又站起来，不敢回声，盛老太太看了他一眼，声音带着些许冷意：“你不敢说她，也说不着她，无非是自己立身不正，被她句句抢白罢了。当初你自己先坏了规矩，把个姨娘宠得没大没小，竟跟正房太太一般排场做派，太太说了些什么我也想得到——怎么？没事儿的时候，都是姨娘自己带孩子养，死了亲娘倒想起她这个挂名的嫡母了？这也怨不得太太恼了。以前的事，我全都不管，只问你两句话，你老实答来。”

盛纮忙道：“母亲请讲，莫说两句话，就是千句万句，无有不答的。”

“第一，卫姨娘这一尸两命，你是打算囫圇过去算了呢？还是要拿人抵命？”盛老太太目光紧紧盯着盛纮。

“自是要细细算计，家中有这等阴毒之人岂能轻饶，她今天能害卫姨娘和我足了月的骨肉，明日就能朝其他人下手，我盛家门里岂能容这种人！”盛纮咬牙答道。

盛老太太面色微霁，缓了一缓，接着问：“好，第二，现今家中这样没大没小嫡庶不分的情形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盛纮长吸一口气：“母亲明鉴，我回来看见卫姨娘一身都是血的尸首，还有那刚出母腹就没了的孩儿，心中也是悔恨难当，下人们敢如此张狂，不过是没有严厉的规矩约束着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切的根子自然是出在上头，我已下定决心，必得整肃门风。”

“好，好，有你这两句话就好。”盛老太太心中微敞，知道盛纮为人，便不再往下说，只连连点头：“你这官要是想长长久久做下去，我们盛家要想子孙绵延，必得从严治家，要知道祸起萧墙之内，许多世家大族往往都内里头先烂起来的，咱们可得借鉴。”

“母亲说得是，前几日儿子一直为考绩之事忧心，现如今心头大石落下，腾出时间来整顿整顿，先从卫姨娘临盆当日的那起子丫鬟婆子收拾起来。”盛纮音调微扬，心里显是颇怒。

“不行，现在不能查。”没想到盛老太太一口否决，盛纮奇了：“这是为何？难道要纵容这些个刁奴不成？”

盛老太太深意地看了盛纮一眼：“你在泉州任同知数年，大家伙都知根知底，家中女眷都素有交往，一众丫鬟婆子仆役下人不少都是本地买来的，家里有个风吹草动，别人如何不知。你虽与僚友大多交好，却也难保有暗中嫉恨你的人，你前脚刚死了姨娘，后脚就大肆整顿仆役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摆明了告诉别人你家宅不宁？”

盛紘一警，口中称是：“亏的母亲提醒，儿子险些误了事，要是在泉州收拾家里，到时候要打卖人口，怕是全州都晓得了，待我们到了山东，到时候天南地北，我们怎么发落那几个刁奴，哪个外人又知道内情了。”

“正是。所以，你这会儿非但不能声张，还得稳住这一大家子，风平浪静地到登州赴任，待明旨下来，你拿了官印，咱们一家子到了山东安定下来，你再慢慢发作不迟。”

“老太太明鉴，儿子已经许多年没和母亲说体己话了，今日说了这一番，心里好生敞亮，将来管家治家还要多依仗老太太了，得让太太多多来向老太太请教才是。”盛紘诚恳道。

“不了，我已是半截入土的人，这次要不是动静闹大了，我也不多这个事，以后我这边一切照旧，让你媳妇每月请安三次即可，你们自己的事自己管，自己的家自己理，我只清清静静地念佛吃斋就是。”

盛老太太似有些累，靠在软榻的靠背上，微阖眼睛，声音渐渐弱下去，屋角檀木几上摆着一盏紫铜麒麟香炉，静静地吐着云纹般的香烟。

第 2 回

半个烈士

盛府东侧莲花池旁，此时天日将晚，屋内闷热，院子里倒凉风习习，几个小丫鬟正在院里嗑瓜子闲聊天，也没留半个人在房里伺候，姚依依一个人躺在里屋的榉木造的架子床上，半死不活地发呆。

姚依依把肉团一样的小身体埋在靠枕堆里，短小的四肢张成大字形，神情呆滞，萎靡不振，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姚依依一直处于这种游魂状态。

她转着小脑袋，四下打量屋子，这是一个类似于电视中看见过的古代房间，房间正中放着一个如意圆桌，姚依依看不出那是什么木料，不过光泽很好，显然是上等黄色，墙边靠着一个雕花的木质顶柜，上面的花纹依稀是八仙过海的样子，还有几个矮

几和圆墩方凳。

姚依依觉得口干，就光着脚丫下了床，南方人习惯用木板铺地，所以光脚丫踩在地板上也不觉得冷，来到如意圆桌前，看见桌子下面放着一个小杌子和一个略高于小杌子的圆凳，姚依依觉得很好笑，她踩上小杌子，再爬上圆凳，稳稳当地够着桌子，伸长短短的小胳膊，拖过一个沉甸甸的茶壶，吃力地双手捧起，对着壶嘴就咕嘟咕嘟地喝起来。

喝完，按照刚才的顺序又爬回床上，忽觉得齿颊留香，姚依依脑子钝钝地想，哦，今天不是白水了，变成茶水了，似乎还是好茶。

前些日子她也是睡到口干，自己爬着去喝茶，忽然门外进来了几个人，领头的一个老妈妈看见她爬桌子喝水的样子，好像被雷劈了的震惊状，似乎深受打击，当场就把院子里的丫鬟婆子发落了一顿，对着自己好一顿劝慰安抚。

当时姚依依刚来这个世界没两天，还完全没有进入状态，来到一个新世界后应该出现的父亲母亲奶妈或贴身丫鬟她一概没有，每天只是走马灯一般的进进出出许多人，她连面孔都还没认全，于是她只能木头木脑地听着看着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老妈妈叹了口气，说了几声“可怜”，就走了。

姚依依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同情了，其实她很想说，没有人在房里她更自在，作为一个冒牌货，要她在惊魂未定的情况下装镇定样子，这个……比较难。

她一个人在屋里想伸腿就伸腿，想趴青蛙就趴青蛙，反倒有利于穿越后初期情绪恢复。那天那老妈妈走后，那些丫鬟婆子立刻改善了服务，在桌子上放着些点心吃食，茶壶内蓄着茶水，昨天还放了一盆新鲜沾水的葡萄，更为贴心的是，她们按照姚依依的身高体形，放了几把高低不一的凳子墩子，刚好形成阶梯状，好方便她爬上爬下——然后，她们又出去玩了。

姚依依十分感动。

屋外的院子里传来阵阵说话声，姚依依不用竖起耳朵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最近这段日子，盛府里风起云涌，这个冷清的小院里丫鬟们抖擞精神，将八卦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。

“今儿早上我听老爷跟前的来福说，前几个上头的明旨下来，咱们老爷这回升了个知州，月底便要去登州赴任了，这几天林姨娘那里忙得乱哄哄的，急着要把些铺子折现，到时好一并带走呢。”丫鬟A说。

“我的乖乖，你们说这些年来，林姨娘到底有多少家底呀？我瞧着她素日比太太还阔气，都说她是大家小姐出身，因是仰慕我家老爷，才委屈自个儿做了小的，看来

此话不假。”丫鬟B很兴奋地说。

“呸！你听那起子捧红踩低地胡扯！我娘早对我说了，那林姨娘不过是个破落官宦家的孤女罢了，当初刚来咱们盛府的时候，身边只带着一个小丫头和一个老妈子，箱笼包袱加起来统共也不过五六个，身上穿的还没有府里一二等的丫头好，哪来什么家底！”丫鬟C有些气愤。

“呀，那林姨娘现如今可阔气了，老爷这么偏爱她，连带着枫哥儿和墨姑娘老爷都偏爱着。林姨娘真有能耐，难怪太太总也不顺气。”丫鬟D语带羡慕。

丫鬟E接上：“那是自然，不然怎么哄得老爷这么喜欢她，连太太的脸面和府里的规矩都不顾了，老太太心里虽不高兴，却也懒得管，她肚子又争气，儿女双全，自然腰杆子硬。哎，眼瞧着咱们这院子是不行了，卫姨娘在时还好，老爷还时常来，这会儿卫姨娘一去，立时便冷冷清清的，也不知我们姐妹几个会到哪里安置，要是能去林姨娘那头就好了，都说那儿的姐姐，吃的穿的还有月钱都比旁处要好。”

“小蹄子，你想得美，我告诉你，林姨娘可不是个好相与的主儿，”姚依依听出又是丫鬟C的声音，她冷笑着说了，“当初她刚进门时还好，刚一生下枫哥儿，便不着痕迹地把几个有资历的丫鬟婆子都慢慢地贬了出去，我娘，还有赖大娘，还有翠喜的姐姐和她娘，你道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这些人当初是见过她落魄寒酸样儿的！”

“呀！姐姐说的是真的么？这林姨娘这般厉害。”想要调职的丫鬟E很是吃惊。

“我要是瞎说，叫我烂舌根！”丫鬟C恨恨地说，“现今倒好，有身份的妈妈不会说，会说的都贬出府去了，府里竟没有人说她的过去，只有那些个得了她好处的黑心鬼，四处说她的好话，什么琴棋书画无一不通，什么诗词歌赋样样皆精，心地厚道啦，秉性淳厚啦……我呸！真正厚道厚厚的那个刚刚去见了阎王，就是我们顶顶老实的卫姨娘！”

“崔姐姐你小声点儿，被听见你可落不着好！”丫鬟F好心提醒。

“哼！我怕什么？我是早配了人的，且我娘是老太太跟前的，早就出了府的，前日里我老子娘已向老太太讨了恩典，这次老爷升迁去登州，我就不跟着去了，在庄子里帮着做些活儿，到时候再也不用见这些糟心事儿了。”

原来丫鬟C已经找好退路了，难怪这么不忌惮，姚依依想着。

“咳，要不是这次卫姨娘的事，谁知道林姨娘的心这么狠，瞧她说话那么斯文有礼，待人又和气，谁想得到呀。我们卫姨娘刚死，她把蝶儿姐姐几个都给撵走了，连我们姑娘的奶妈都一并给遣了，只留下咱们这几个什么也不懂的三等丫头……”丫鬟A越说越低声。

“她们几个是咱们卫姨娘最得力的，素日也与卫姨娘极要好，自是要撵走的，不然到时候老爷问起来，查出个什么端倪可怎么办？”丫鬟C说。

“什么端倪？你又瞎扯什么？”丫鬟B轻声说。

丫鬟C沉声说：“哼！我们虽是三等丫鬟，但也不是瞎子，那日卫姨娘临盆时，明明寅时一刻就叫疼了，蝶儿姐姐急着去林姨娘那里求给叫个稳婆，可那稳婆为什么拖到快巳时才来。家中的婆子里也有不少懂接生的，怎么偏那么巧，那几天都放了假。待到卫姨娘熬不住的时候，蝶儿姐姐急着要净布要开水，怎么咱们几个不是被唤去叫人，就是被差遣着跑腿了？要紧的时候，院子里竟没一个人好使唤。要知道，老爷和太太是早几日就出了门的，西院的老太太是不管事的，府里一干大小事情都是林姨娘说了算，你说有什么端倪？老天有眼，老爷突然有公事，提早几日回府，刚刚看见卫姨娘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问了蝶儿姐姐几句，立时发了火。要是再晚几日回，怕是早被林姨娘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查不出来了！”

此话说完，院子里一片安静，只有几声长长的嗟叹，姚依依轻轻吐了口气，换了个姿势，等着听下半场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丫鬟说：“可这十几日，我也没瞧见老爷发作，只不过住到书房里去了，林姨娘也还是好端端的，老爷心中，林姨娘自是比卫姨娘重的。”

丫鬟C短短地冷笑几声，不再说话。

“要我说呀，林姨娘也是，何必与卫姨娘争呢？卫姨娘如何比得上她？就像萍姨娘和香姨娘那样，不搭理就是了。”丫鬟D叹着气说。

“这你就知道了，萍姨娘和香姨娘如何比得我们卫姨娘，卫姨娘虽不懂什么诗呀画呀，但也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丫头，是正正经经抬进门来的，更何况我们卫姨娘长得极好，又年轻体贴，自打进门后，老爷也多有宠爱，原已生了个姑娘，要是再生个哥儿，也不见得比林姨娘差，可惜了……”丫鬟F一副过来人的口气。

“说的就是，听说那是个极俊的哥儿，眉眼生得和老爷是一模一样。真是可怜，竟生生闷死在娘胎里，唉……伤天害理呀。”丫鬟B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，“就算事情查出来了又怎样？老爷难不成会让林姨娘抵命不成，看在枫哥儿和墨姑娘的面子上，也不能怎么样，不过拿几个下人出气罢了。”

院子里又是一阵安静，姚依依点点头，这个丫头很有眼色，一语中的。

“崔姐姐，还是你命好，老子娘和几个兄弟都有本事，回头你出了府，自是有福可享的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干姐妹到哪里去了，眼看着这个小院子是要散了，也不知道我们姑娘会到哪里去？”丫鬟E时刻牢记就业问题。